

名师讲义

「 闻一多 」

诗经讲义

WENYIDUO
SHIJINGJIANGYI



天津古籍出版社

(根据课堂笔录整理)

刘晶雯 整理

闻一多 诗经讲义

WENYIDU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闻一多诗经讲义/闻一多讲授;刘晶雯整理.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1

ISBN 7 - 80696 - 109 - 7

I. 闻... II. ①闻... ②刘... III. 诗经—文学欣赏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0318 号

闻一多诗经讲义

刘晶雯/整理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天津市津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120000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 7 - 80696 - 109 - 7

定 价:13.80 元

『名师讲义』

丛书

序



天津古籍出版社拟出版一套《名师讲义》丛书。从书名看，意思很清楚。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很赞成。

这些位名师，都是二十世纪执教于中国各著名大学的知名学者。他们的学术地位早有定评。如闻一多、朱自清等位先生，都是一代人师。再如游国恩、雷海宗、周祖谟等位先生，也都是各自学术领域中的权威。他们虽都已去世多年，但薪尽火传，其衣被学人，早非一代。他们虽有许多传



世之作，但也有大量当年以讲义形式行世的作品，不甚被人注意保存，极有流失之虞。据我看，其中蕴藏的金美玉决不会少。

今天常常听到“抢救文化遗产”之类的呼声。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的这一套书，不正是此种功德之举的具体体现么？我认为，这些讲义是弥足珍贵的寿世之作，把他们成批整理出版，嘉惠学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听说此事正在进行，十分高兴。但因病中医嘱不宜长时间执笔，只写此短序，聊当前军旗鼓云耳。

季羨林

2003年12月10日



□刘晶雯

文踪忆语


这份课堂笔录，是闻一多先生 1944—1945 学年在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授《诗经》时我的听讲笔记。

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诗经》属“专业必修课”中的“中国文学专书选读”课程。据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所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在联大 8 年期间，中文系“专书选读”课共开出 25 种，每学期约有 5~8 种，三、四年级学生可任选若干种，两年中只需选满 12 个学分。《诗经》是讲授 1 学年的课程，每周 2 学时，占 4 学分。然而，并非每学年都开设这一课程，而且同一课程往往由不同的教授讲授，以体现学术自由、“兼收并蓄”的精神。

学生如果想听某一位教授的课，就必须抓住机会。1944—1945学年我只是二年级学生，没有资格选闻先生的《诗经》课。但联大的课堂是开放的，没有人会问你是谁，也没有人会怪你占了听课的好位置。这样，每次上课，我就早早进教室，占据第一排正对黑板的座位，以保证自己听得清、看得真，并且尽可能详尽地记录下来，以弥补不发讲义的遗憾（可能是当年物质条件所限，我在联大三年，就从未见发过讲义）。

闻先生的课是很吸引人的。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感情充沛地朗诵诗篇，使每一个人都被深深打动。他不拘一格，用各种方法来讲解诗句；在微妙处借用英语，在学生难以形成概念处就辅以形象：在黑板上或书写出好看的各体古文字，或勾画出古代器物的示意图，只求大家懂得真切明白。本系或外系的老师，甚至校外社会青年，也常和学生挤在一起听课。例如，哲学系沈有鼎教授的身影，就常出现其间。

先生的讲授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先生首先论述《诗经》的性质和研究《诗经》的任务。他指出：《诗经》是我国第一部教科书，而且最初是唯一的一本教科书，不但长者用它来教导少者，而且统治者把它作为“教化”工具，以便在礼崩乐坏之际维护其统治的社会基础，使之不致分崩离析。但诗，特别是“国风”，原采自民间，虽经编纂者（据说是孔子）删削，仍不可能完全符合统治者的要求，这样，就不但当初靠口耳相传时容易受到窜改或误记、误传，而且，为统治者服务的历代经师在解释诗意时也往往说诳，恣意瞒和骗。汉时鲁、齐、韩、毛四家诗中，毛诗就是因为集说诳之大成而得以独存至今，而较多实话的韩诗则只有零碎章句存于别书的引证



中，至于鲁、齐二家，存留下来的就更为稀少了。先生郑重宣告：因此，“五四”以来研究《诗经》的任务，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这就是：拆证。为此，我们必须掌握和运用随社会、思想和学术的进步而日益完善的工具，即历来对文字、语言、名物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古代社会的了解，以便一一举出证据来，拆穿其骗局。

先生接着谈到“通例”。他指出，古人说话有一种特殊技巧，就是越到紧要处越不明说。三百篇的技巧，人称：“赋、比、兴”。“赋”与“比”容易理解，而“兴”，闹了几千年也没有人解释清楚。这是研究《诗经》的难点。其实只要联系古人说话的特殊技巧，特别是参考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歌谣，就会恍然大悟了。“兴”就是隐语，古称“隐”。先生举“鱼”这个例子，指出“风”诗中只有极少数是作本义用的，而绝大多数都是男女互称对方的。他还援引乐府诗，还有少数民族的许多歌谣，作为旁证，说明“鱼”往往用作性象征（Sex Symbol）。

闻先生继而谈到对于《诗经》内容的看法。他说，风、雅、颂三者的内容，是由时代、社会的演化而决定的。颂，尤其是周颂，产生得最早，其时社会制度、集体生活还未瓦解；人们的情绪也是集体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畏惧”和“感谢”自然（神），并由“畏”而“敬”，诗里因而没有个人情绪的表露。鲁颂、商颂与大雅差不多同时；到小雅时，社会制度崩溃，集体生活瓦解，一部分人构成统治、剥削集团，后来其中又有一部分沦落为被统治和被剥削者。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出现了个人的观念、情绪，而诗也就自然地表达了个人的观念、情绪。

这时，当然仍有“畏”，但人们的情绪变得复杂了，个人的“恨”和“怨”已清楚显现出来。因此“大雅”与“小雅”不同：“大雅”仍然是集体主义的，而“小雅”则是个人主义的了。

至于“风”，它是在集体生活解体、各人自顾自之时才产生的。它反映的情绪，除“畏”与“恨”外，还有“爱”，青年人在追求“情爱”。闻先生说，“风”诗是情诗，它绝非如孔夫子所说的，一味“温柔敦厚”，而是“有相当泼辣的东西在内”，有的甚至“粗野”。

闻先生讲授的第二部分，是对诗篇的选讲。先生从“风”（包括“南”）诗中选择了42篇，作为1944—1945学年讲授的《诗经》教材。这42篇的内容，包括青年男女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追求，对结婚的期待，以及婚后女方被欺、被弃的痛苦，按照事态的进程，循序编排诗篇的目录。

先生特别指出，在《诗经》产生的时代，妇女在婚恋问题上的自由程度以及她们在家庭、社会上地位的变化，是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密不可分的。从渔猎转变为农耕的初期，生产力低下，妇女所从事的采集野生植物这一工作，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时她们所享有的自由和她们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随着农业日益发达，男女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就起了变化，其社会、家庭地位亦随之而变，妇女享有的自由越来越少，对男子的依附越来越深，压迫也越来越甚，终于沦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先生所选讲的这42首诗，就反映了这一变化。

有人说，闻一多先生早年是诗人，后来是学者，晚年则是

战士。然而，先生对《诗经》的讲授表明：这时他既是诗人，是学者，又是战士，三者同时集于一身。

唯有诗人才能真懂得诗。先生以诗人的情怀，来感受几千年前妇女的幸与不幸，体会她们受辱而不能起而抗争的苦衷（无谋生手段）。唯有学者才能拨开逾千年笼罩住《诗经》的迷雾。先生以学者的科学精神，旁征博引，剖释毛诗旧注如何窜改、歪曲诗作原意，把血泪的哀诉说成是对妇女们的惩戒，说千错万错全在于女子。唯有战士，才有胆识去拆穿旧时代的统治者及其御用经师儒生所布下的骗局。先生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出于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在全部讲授结束时再次发布战斗檄文：从诗序、毛传，到整个封建时代的旧注，都是站在统治者、男权方面，歪曲原诗意思的。“我们现在翻案！”

闻先生不但讲课认真，而且对学生也十分关心。我三年级的时候，正式选修了先生当年开设的“乐府诗”课（也属“专书选读”，一学年，4个学分）。每次考试，先生的考题都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学生自由发挥，各抒己见。到这一学年（1945—1946）结束时，联大8年的历史也告一段落了，未毕业的学生都要在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选择复员北上后自己继续学业所进入的学校。我的一个同宿舍同学是常常出入先生家的。一次，先生向她问起我的选择，她回答说，我选了北大。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觉得我今后是可以做点研究工作的，而从我的卷子看，我好像更适合到清华去。我听后十分感动。连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学生，先生也竟然关注到她

的前途！按常理，我本该向先生亲口解释我的选择和日后的打算。然而，我深知先生一向十分繁忙：既要研究学问和授课，又值物价飞涨而家庭负担又特别重，不得不在中学兼课，甚至还得抽空为人刻图章，以博取糊口之资；此外，还因深感“匹夫有责”而担负了许多社会工作。我实在不该、也不忍再多“剥夺”先生的时间了。因此，平日我就约束自己，很少去先生家里，不惜失掉许多受教机会；这时临近复员，先生诸事纷繁，我就更不能打扰了。这样考虑再三，我终于决定请这位同学下次去闻家时代我解释：我选北大，是因为听说复员后北大外文系有好几位教授所开的课恰好是我想选修或旁听的；待本科毕业后，我还要考清华攻读研究生课程。我的同学向先生转述了我的打算后，回来告诉我：先生满意地说：“那好，那好。”先生对我这个不成材的学生的关怀，令我永远、永远感念！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们复员北来的路上，竟惊闻凶残的法西斯匪徒罪恶的枪弹居然射杀了闻先生！也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即将进入清华园的时候，曾经置自己病弱之躯于不顾、在悲愤中勇挑《闻一多全集》主编重责的朱自清先生，也在腐败政权下贫病交加而溘然长逝。

然而，黑夜的尽头也就是黎明的开始。人民革命风雷滚滚而来，北平解放了！我也在欢庆胜利的狂喜中告别了清华园内半年的研究生生活，投入这滚滚而来的洪流之中，虽然没能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始终是我的遗憾。现在，天津古籍出版社从闻先生的后人黎明先生处得知我有先生在联大所授《诗经》的课堂笔记，希望能够出版，以供研究、讲授或学习中国文学的学者和教师、学生们参考。而我，能够在这方面多少做一点点事，

也可以稍许弥补遗憾于万一。

时移世易，这份笔记中先生的个别观点也许会引起程度不等的异议。然而，这恰恰符合先生坚持的学术自由精神。先生也会含笑于九泉的吧！

目 录

引言 / 1

《诗经》本文及讲解 / 23

[附]

什么是九歌 / 128

怎样读九歌 / 150

九歌兮字代释略说 / 154

引 言

《诗经》是中国有文化以来的第一本教科书，而且最初是唯一的教科书。古时教育以诗教为最重要，简直可说一切教育都包含在《诗经》里面。所以研究《诗经》可知几千年来老者如何教少者，统治者如何教臣民。封建时代之教育就等于欺骗。在人民的利益与统治者的利益不相符合时，就从事欺骗。今天仍有许多人愿受欺骗，因受骗已成习惯。就《诗经》说，自宋以来就慢慢有人发现骗局，要改旧的解释。宋人以为前人的诳说得不圆，或有些地方欺骗得不够。“五四”以来要驳旧说，动机与宋人不同，纯粹是要揭发骗局。讨论



《诗经》成为“五四运动”之一部分，因为《诗经》为吃人的礼教之圣经。

政教不能分，故谈《诗经》也就是谈政治了。

今日我们谈《诗经》，仍有现实之感，仍有兴趣，原因就在此。

《风》与《雅》、《颂》相比，可说《风》是教多于政，而《雅》、《颂》是政多于教。虽说政、教不能分，但仍有程度上之分。教是对青年而言的。青年受教育正是青春时期。这时期，在心理上有很大变化，生理上亦然。男女的性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施教自然要针对被教者之问题。故诗中关于性爱者最多。这倒是古人老实诚恳的地方。后世却整个不许谈了，干脆得多。每一时代对谈这个问题是定出如何谈法之方案来的。在有剥削的社会中，什么都要漂亮，要有礼貌，这就得有偷偷摸摸，说假话非得有礼貌不成。礼节就是用来掩饰欺骗的。富人要告诉穷人安贫乐道，说“文穷而后工”。在阶级之剥削关系下，再加上年龄的矛盾（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矛盾），性的冲突，于是一方面不许年轻人做，另一方面不许他们说，自己也不说，这样自己才能放手做去。万一要说，则要“温柔敦厚”，要含蓄。这就是“三百篇”开始被用来做教本的故事。

“三百篇”本不是为作课本而产生的，尤其是

《风》，是人民要说出自己的话。但自从政府采诗而用作教本，就得加上骗了。汉之《诗经》一门学问，就是说诳技巧的竞赛。竞赛者有四家：鲁、齐、韩、毛。《鲁诗》最古。四家竞赛结果，《毛诗》集说诳之大成而独存至今。《韩诗》至今仍零碎存于别书引证中。齐、鲁二家则余下最少。《韩诗》与《毛诗》比较，《韩诗》往往较多实话，而《毛诗》却去原意十万八千里。今天研究《诗经》之工作，就是要把累积下来的诳话剥掉，一一举出证据来推翻其诳。我们往后要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这态度，自“五四”而日益明朗。同时，在拆诳的工具上，亦进步了。思想之进步就配合学术之进步。“五四”后，文字语言及对古社会之研究日进，则揭诳之工具亦日进。我们也应懂得工具，即文字、名物、训诂及对古社会之了解。

通例：

古代诗歌有种种特殊的诗歌技巧。古人说话不直说，爱拐弯，中国人特别有这种脾气。越是最重要的话，就越不直说。我们常可发现此等例子。最明显的例子，如旧剧，在紧要关头来个唱，在旧小说中则来一首诗。《左传》记诸国使臣来往，往往赋诗以见志。《韩诗外传》载孔子带子贡等一起去见一女子，孔子使子贡送她礼物。这中间的谈话完全是谜语，是诗。关于《汉



广》一诗，亦有相类之故事。如我们不知诗是有谜语性质的，即所谓“兴”，而只就字面去解释，那就糟了。“赋”与“比”很容易明白，但要紧的部分在谜样的“兴”。这就是研究《诗》的最重要的问题、困难。

“兴”的问题，闹了几千年而没有人能解释。感谢抗战，使我们到大西南，接触了较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保存了较古的民歌形式，我们可用以与《诗经》比较。用民歌与《诗》比较，就可以明白“兴”是什么了。《管子·小问》篇有这样一个故事：齐桓公叫管仲去求宁戚。宁戚说：“浩浩乎，悠悠乎！”这样来说明自己不肯见桓公之理由。管仲不懂这话；他的丫头在旁边见管仲思索而不得其解，便问其故。管仲告诉她，她说：“《诗》有之：浩浩者水，悠悠者鱼，未有家室而如何能安乎其居？”由是，管仲始知宁戚欲有家室。可知“浩浩”、“悠悠”是有关乎男女婚姻的。闻先生《说鱼》一文谈“鱼”字在《诗》中作“兴”之用法。尤其在《国风》内，只有极少数是作本义用的，多是男女互用以称其对方的。不但《诗》如此，即自来古书、宋人笔记，乃至今之民谣，皆然。

“兴”就是隐语。隐语古称“隐”，手段与“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是要使说不明白的意思更明白，所谓“晓喻”。“隐”是“藏”，借旁一个东西使可以说明白的变成不明白一点。在做诗的时候，就可知“喻”